

一・色彩與哲思的魅惑

1983年過世的金潤作，戰後初期連奪第一至第三屆「省展」的「特選」，之後七次以「免審查」身分應邀參展，並於1956年起被聘為「省展」西畫部審查委員。由於他生前從未公開舉辦個展，因而甚少人看過他作品的全貌。他的摯友林天瑞形容他：「是個不願意別人碰觸他的思想、生活的人。」他的愛妻金周春美女士說，連她「都無法完全觸摸他的繪畫的思想禁地。」這樣一位充滿神祕、謎樣般的畫家，為何能在死後多年，仍然能透過作品緊緊揪住欣賞者的眼與心，這正是金潤作藝術精神長存的奧祕所在。



二十五歲時的金潤作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右頁圖]

金潤作 紗帽山I（局部） 1948
油彩木板 45×37.7cm



一世代的魅惑

金潤作於1946年，以二十五歲之齡崛起於「臺灣全省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省展」），連續三年勇奪第一至第三屆「省展」西畫部「特選」殊榮，媒體紛紛以「畫壇天才」、「畫壇翹楚」稱呼他。據小他四歲的賴傳鑑（1926-）回憶：1948年左右，當「省展」、「臺陽展」來臨時，黃混生（1917-）、陳家鵬、王花及葉宏甲（1924-1990）等同輩畫家，常常「先拿作品請教於金潤作」。而同樣崛起於「省展」的畫家何肇衢（1931-），也回想起當年一年一度的「省展」盛會，年輕一輩畫家期盼一睹金潤作的最新畫作，宛如「大旱望雲霓」。可見1940年代晚期在「省展」嶄露頭角的金潤作，當年以穩健寫實又極具現代感的畫作，普獲當時同輩及年輕輩畫家的景仰與推崇。

1958年「臺灣省立法商學院」（1971年改制為「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」）成立「駝鈴美術社」時，金潤作是首位應邀到該社指導美術的老師。當時受教於他的年輕學子，包括陳正雄（1935-）、林文雄、陳蒼嶺、張惠忻、凌明聲（1936-1999）、蘇義雄、曾俊雄（1942-）、吳永猛

等人。曾俊雄日後回憶說：「我在省展中見過他的作品，覺得很『新』的造形。」又說，他「是一位比較前衛的畫家，所謂前衛是指他的思想超越時代，而不是作品亂作怪。」足證在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早期，已升任「省展」西畫部「審查委員」的金潤作，其前衛的繪畫造形及超越時代的藝術理念，頗得年輕一輩藝術愛好者的推崇，並激發他們以學法律、商業的「外行」背景，在日後紛紛投入現代藝術的創作行列。

1983年1月16日，正在甘州街畫室創作的金潤作，因腦溢血突發，昏厥於畫架面前。等到家人趕至畫室時，六十二歲正處創作顛峰的他，卻已宣告不治。在相識者一

畫友賴傳鑑對金潤作之作品頗為瞭解，圖為2015年賴傳鑑攝於家中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

片悲痛惋惜聲中，一位與金潤作只有一面之緣，看過他不到十張畫的詩人畫家施明正（1935-1988），在金潤作過世的隔月，寫下追悼詩〈巨靈之亡〉，詩文為：「攀爬昇騰於您無聲地頌讚著至美的畫中，幽深的色階、那無比和諧的色相。層層相砌相愛著的和諧與對比……，追求美的和尚啊！您企圖，解決和諧與革新的詳（祥）和世界。……您這探求淨美的苦行僧，整個虛無極美的宇宙，即如天門為人開放」。詩中施氏對這位藝術「巨靈」，一生鍥而不捨追求「至美」、「和諧」、「淨美」及「無極美的宇宙」，甚表讚嘆與仰慕。1989年，施明正又撰寫〈一個美術的殉道者——哀畫伯潤作大師之死〉一文，描述他個人對金潤作畫作的「原創性」、「獨特造形」、絕妙「色調」，以及「純粹藝術的絕

金潤作（第3排左1）於第9屆省展時，與省展審查委員們及其他免審查畫家合影。





1959年「駝鈴美術社」同學至觀音山寫生，左二起：吳永猛、金潤作、陳蒼嶺、陳正雄等人。



1983年，金潤作驛逝於畫架旁，畫架上仍擺放著一幅未完成的作品。

對價值觀」，表達五體投地、敬佩不已的孺慕之情；並以極為浪漫的口吻，表述自己被金潤作的畫「迷惑成這麼一副淚男兒」的情境。

筆者於1985年任職於臺北市立美術館時，亦因著迷於金潤作晚期繪畫瑰麗豐美的色彩，以及獨步於當時畫壇的造形意念，因而撰寫〈近代臺灣美術家之研究——金潤作〉一文，以表對金潤作推動純粹藝術，卻沒沒無聞於1980年代畫壇的慨然興嘆。

金潤作的作品彷彿能施放魅惑的魔力般，總能擄獲各個世代、識與不識者的眼睛和心靈。分析其原因，主要在其作品不但追求現代感的形式之美，同時也表現具有個人特質的精神象徵內涵。筆者希望能透過本書，再一次探尋這一位信守藝術能「平衡人生的痛苦」，可以「慰藉人生，昇華靈魂」的畫家，其一生創作所呈現的瑰麗形式與象徵內涵。

被譽為戰後「畫壇翹楚」的金潤作，1957-1958年赴日考察時的自拍照。

